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至二百五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繆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六

人部十五 醜婦人 長大人 短小人

醜婦人一

嬸說文曰佌倠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媚曰嬸音畜可惡曰嬒音怪大醜曰𡜗音鬻醜稱曰娭與嬉同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傻之蒙曰鵩鷈娶妻深目窈身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醜婦人二

增軒轅本紀曰黄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宫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　淮南子曰啳脟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注仳倠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

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𩑺杳齒如編蠏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
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
聞聘之

醜婦人三

原勃屑　龐㢮　楚辭西施媞媞而不對嫫母勃屑而日侍　又曰珪璋雜于甑室龐㢮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龐音龍孟陬古好女

誕女　亮妻　世說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髣髴彥雲而令婦人比踪英傑

習鑿齒襄陽記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卬鼻 上齊鍾離事見二

宿瘤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惠妃 允婦 王隱晉書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許允婦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不復入桓範勸曰阮嫁醜女于卿故當有意許便回入內見婦即欲出婦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效矉 攣耳 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　下見登徒子賦

增猴面

鹿頭　傴肩皤腹　上見劉思真醜女賦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陋惡舉世所無朱怳之忘寢食

醜婦人四

增嫫母倭傀　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　唐書中宗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于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脣歴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咨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

齞（牛語反）

𪐴樓鼻兩眼顱（一交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

如研米搥髮似掘埽箒惡覯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顋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皺可容箸熟視令人嘔

長大人一

原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　增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原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增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

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烏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

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露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赤黄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容貌絶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鍾　三十國春秋曰東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為

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録曰鹿緼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晳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迥然

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槽脛長丈六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寵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

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宫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為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黒面獰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巳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

舍舟去覩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長大人三

增捕魚　張烏一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晉朝雜記永嘉元年有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倭國人常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

原林父　支提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郭子横洞冥記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增釣鼇　憑虎列子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鼇載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釣六鼇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

下大荒中人事見二

猿臂　虎口　外國圖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脇好騎駱駝　孔帖郭知運長七尺猿臂虎口

原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名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建旗載詣闕卧則枕鼓

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馬節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

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袁宏漢紀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溫厚人多敬之　後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恃才傲物為鄉曲所擯

河流大屐　增海汎中衣

祖沖之述異記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河津監寇登于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魏志黃初中元菟太守王頎討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長臂人衣也

原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崔鴻前秦錄苻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護磨那為右鎮郎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

一石肉三十斤

頎而長兮　數之極也

詩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國語仲尼曰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

增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

上見二山海經東夷長人者身長三丈鉛爪鋸牙黑毛覆身不食火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廣額深顖　秀眉明目

孔帖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顖疏眉目　後漢書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入學究書　結賢待士

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此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猶以為生　涼州記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略寬

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齊夢盤庚　郭稱顔子

瑣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進之遂不伐宋也　晉書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邑見之曰此今之顔子也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魏略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　括地圖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

牽犬東萊　釣魚橫海

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

車隣國女　波谷山人

魏略車隣國男女皆長八

丈八尺　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薦以大夫　拜為馬監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令者妾觀其出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為大夫　漢書金日磾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即日賜湯沐衣冠拜馬監

長大人四

原三丈　左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北

門鄋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鄋瞞由是遂亡注鄋瞞長狄國名盎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怪之故記其處所　千仞　楚詞東方長人千仞惟魂是索　增金人十二　前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併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　又三輔舊事鑄金狄十二各重二十四萬觔立于阿房殿前　原千秋八尺　漢書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乃召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美　增形皆偉壯　東觀漢記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為萬石君馬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長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力能扛鼎　後漢書虞

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容止端詳 三國典略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子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子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席

宰相之才 裴景仁秦書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瑋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世何所為作緯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儀狀魁岸 司馬彪序傳司馬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白晳長大 孔帖齊映為人白晳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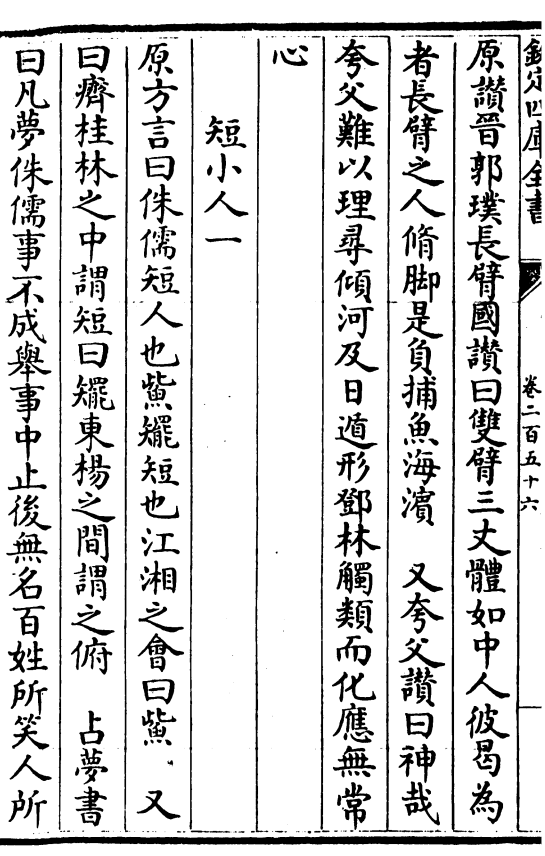
姿狀秀偉 又曰武儒衡姿狀秀偉

心無憂患 三秦記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過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贖直男女皆長二丈端正風雨不和則讓贖而治之

長大人五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廹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揺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以為綢江杳渺以泫泫兮猋風動而雲浮



原讃晉郭璞長臂國讃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濵　又夸父讃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短小人一

原方言曰侏儒短人也䠷䆉短也江湘之會曰䠷　又曰齊桂林之中謂短曰䆉東楊之間謂之俯　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

輕

短小人二

增荀子非相篇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劒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

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原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甚小楚王甚

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頗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俱足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樓護為人短小精辯　增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原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頴川張仲師長二

尺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　增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顩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

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詰權權問方土謡俗論
俱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　續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
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人抱
上　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崔鴻前
涼録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啓顔録曰唐長孫元同有機辯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叚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叚恪來令對元同叚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為日已暗公主等即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元同即指叚云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　因

話録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　天中記曰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内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憮然大笑　續世説曰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

第同榜四人秦王慕容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原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于邾注臧紇短小故也 家語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

優旃 蔡義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令半相代 漢書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

楚葉公 齊晏子 上見二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奉使楚楚為小

門晏子不入詳奉使

眇丈夫

短主簿 史記曰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晉書曰王珣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蔡賦巴馬

郭讚諍人 蔡邕短人賦曰巴蔮馬兮押下狗 列子曰東北極有人名諍長九寸郭璞有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上見二 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西海畏鵠

東方紿騶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 漢書曰東方朔紿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增遂拜府丞

乃為侍讀 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勇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對

有詞理拜為潁川府丞　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宜為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邁英閣講誦之所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善為為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

神異經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鳥　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踰萬歲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人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豸所傷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暵日而歸

外國圖曰僬僥

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往日下自曝其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　魏書陸俟多智長子馛有父風魏文成帝見而悅之曰吾嘗歎陸俟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下桒維翰事見二

短小人四

增身長三尺　史記東方朔曰臣朔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身長三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日南記吏　東觀漢記曰張重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記吏非小吏也帝嘉其言賜

以金帛

善用三短北史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顒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時稱短李孔帖曰李紳為人短小精悍時稱短李

州民盡短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州民盡短自是罷

眇小無騶新唐書曰李希烈叛闕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募人築城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無騶戲李克誠曰使汝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

儀質陋倪孔帖曰韋述方少儀質陋倪

才及中人又曰辛讜瘦短才及中人

朱衣元冠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

人長二尺拾遺記曰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長安人腊南郡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僬僥氏

短小人五

原賦蔡邕短人賦曰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公劣厥僂窶嚊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雄荆雞兮鶩鷿鵜鶻鴝鵒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䴉短人

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蝍且子如反蝻中蛹兮蠢蠕音而蝢音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闠兮梁上柱欂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蓰杵視短人兮形若許

原讚郭璞僬僥讚曰僬僥極麼竫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竫音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六老人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百歲 上壽

老人一

原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禮月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廵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子曰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續漢書曰仲秋祠老人星於國之南郊

老人二

原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周書曰文王名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巳　增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曰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國策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說苑曰楚文王

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焉不與摶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説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説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名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增又曰李

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原漢書曰馮唐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

要道　增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邱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原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齊書云虞玩之字茂瑶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元冠素服又詔元三老給上公之禄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名李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

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為時所稱常以寛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覩為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　胡野僉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

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

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述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荆州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人人告别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頊之

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邵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元史列傳曰貝降父呼都克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　又曰高納麟至正

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　又曰石天應為陝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名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笫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又曰竇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王磐廣平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

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　又曰李冶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冶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名就職朞月復以老辭去卒年八十八　又曰吴澄撫州崇仁人至治末修英宗實録成即移疾不出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

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啓天歷中起為淮東廉訪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内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刀人號之曰

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巴咱爾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横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數日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户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拜

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楊巍以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而歿功名壽考未有其比　又曰董澐字復宗年六十七往師王陽明晚究心内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老人三

原永錫　有終詩永錫難老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終禮記大　耄矣　皤然左傳石碏曰老夫耄矣又鮐背之叟皤皤然　避車　墮履禮記見老者則車徒避頒白者

不以其任而弟達于道路矣注任謂擔持物也張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履良取而跪進之

雞皮 鶴髮 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五代史周恒公曰吾老矣雞皮鶴髮

二毛 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又曰愛其二毛

三赦 周禮三赦二曰老耄

皤皤 冉冉 班固辟雍詩皤皤國老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

上齒 減年 禮記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謂老者在上劉平傳平為全椒令百姓感化減年從役

善飯

安車 廉頗傳趙王欲用廉頗使使視之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本傳漢武以安車徵枚乘乘年老道病卒

增大齊 長生 莊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廣成子曰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四事 三願 列子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

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之父老皆拜問丘先生獨不拜疑而問之對曰未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

澣裙 留枕

漢書石建為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南史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年一百一十六歲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蠕蠕入寇詔加懷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懷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時年六十一至雲中蠕蠕亡遁

魏書畢衆敬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

不倦 彌勤

傅子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

北

史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霜顏　雪髮　唐李白不知幾甲子猶到氷霜顏　文潞公詩素髮飄飄雪滿肩

皓髮　華顛　漢武故事帝過郎署見顏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上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老不遇　太平廣記蔡邕曰華顛胡老又崔駰達旨曰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稚而報趙又劉向新序曰齊有閭丘昂年十八而求仕宣王曰子年尚稚閭丘昂曰昔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昂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一氣　同甲　典刑録魏公六老圖樂工致語云六人四百四十歲好是同貞一氣生　彙苑文潞公程珦司馬旦席汝言皆七十八為同甲會潞公詩云四人三百十

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

榆年 **嵫景**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江淹詩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妝嵫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杖鉞 **書屏** 山堂肆考宋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 又宋劉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原無下拜 **不提挈** 左傳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禮頌白者不提挈

操几杖 禮記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注從就之

給韋袍 晉書劉宏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乃諭主者遂給韋袍複帽

增眞率會 **耆英堂** 彔苑司馬光六十五作眞率會詩 潞公傳文潞公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高有德者為耆英會就資

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蓟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於長安東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挲銅狄不知年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玉杖長九尺端鳩鳩飾鳩不咽之鳥欲老不咽也

種壽泉　**却老霜**　清異録仙家以津液灌溉丹田為種壽泉　又以九鍊松枝為之可辟穀長生

原貴德尚齒　**深計遠謀**　禮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抜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同爵尚齒　**敬長貴老**　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於軍旅矣　又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

其近於凡也

皮似班梨　目如濁鏡　釋名曰凍黎老人皮有班黑如凍黎色也　陸機百年歌曰殘目如濁鏡

日暮塗遠　鐘鳴漏盡　史記主父偃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　又魏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壯未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從衰得白　引户校年　文選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髮將種種　心既諄諄　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趙孟年未五十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

增音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　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入對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

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不敢作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廉頗遺矢　**高允墜車**　本傳廉頗奔魏趙王復思頗使使者視頗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本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孝文以為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焉馬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療之

李嶠龜息　**裴度龍鍾**　山堂肆考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壽此龜息也　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相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精爽不衰　**進取彌銳**　魏書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百二十卒　山堂肆考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

年八十餘進取彌鋭

錢朗顏童 喬琳耳聵山堂肆考錢朗南昌人仕唐累官光祿大夫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元孫數人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絶數日顏色如生年一百七十餘歲 本傳唐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猶知管任 不復事人世說山公以器識重朝廷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本傳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披鶴氅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原渭濵之叟翼周太公 商洛之皓匡漢四皓 絳老辱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宥之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况當尚

齒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鄉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　深計遠謀乃楚邱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光而

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已上白帖　原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養於鄉　杖家禮記五十杖於家　異粻禮記五十異粻粻粮米也音張

命爵禮記五十而爵　服官政禮記五十曰艾服官政注髮也蒼白如艾可耑事其官也

不致毀謂居喪也　不成喪成備也不備禮　不備禮送喪不散麻始喪不備禮

不力政五十不從力政　命為大夫禮記五十命為大夫　置為三老

漢高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善置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令丞尉以相教勿繇戍

無車不弔 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始哀也

親沒不髦 髦子飾也

增知非

啟蒙 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朱文公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方娶 江南野史陳貺處士五十方娶

遲歸 李白詩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

白髮榮名 東坡詩髮白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 白詩我今五十七榮名得幾時

除侍讀 東坡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

薦御史 唐韓愈年五十一薦殷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堪任御史太常博士

入京師 周濂溪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任之以埽灑其父郎中之墓

直玉堂 東坡年五十四直玉堂

會夾谷

貶潮陽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韓愈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造僧廬　赴幕府韓愈在潮州年五十有四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愈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　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生道保　婚韋妹彙苑元稹字微之年五十八歲生子命名為道保　崔元諒任蓝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住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殊不之信俄所議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勘歲月正與夢中相合

年當富貴本傳朱買臣常刈薪柴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之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後拜會稽太守

過二孔融書孔融與魏武

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馳入過二

始應名 孔愉年五十一始應名為參軍

松菊主人 韋元徽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宦情 南史何允隱若耶山雲門寺梁武帝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允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杜陵遠客 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始工詩 本傳唐高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

有濟時意 江南野史辛讜五十不仕而慨然有濟時意

得第 雜錄唐孟郊字東野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有理趣為愈所稱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加三 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許令君半百又加三

今年花前 樂天詩今年花前五十五 長慶秋 樂天詩長慶二年秋我今五十一

三品官 同上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 娶丞相女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因固辭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幸壻李氏先生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

入中書 分定録曽公慶歴八年過杭州同僚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婦人衣潔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曽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

廬山高節 雜録劉渙為穎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

也高其節作廬山詩以美之

衰顏 東坡詩贈寫真道士李得素曰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小學書成 朱文公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原六十宿肉 禮記六十宿肉

不親學 不能脩弟子禮

不與戎 六十不與戎政

歲制 禮記六十歲制喪具

養國 杖鄉 禮記六十養於國又六十杖於鄉

頤指 耳順 禮記六十曰耆指使注指使使人也言不躬親於事也 六十而耳順

增年登 旬滿 樂天詩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蘇轍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

致仕 封王 范文忠鎮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請致仕疏凡五上 宋曹彬為神武將軍伐蜀克成都薨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追封濟陽郡王

刪詩書

序學庸 孔子 朱文公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

建大功 為常伯 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去不知所終 魏善相者謂應璩曰君六十二為常伯而當有厄

原居喪不毀

征蠻可用 禮記六十不毀 東觀漢記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遺援

增景薄西山

老如盛年 東坡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 伊川行狀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全今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畜積

心情多少

志氣奮揚 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李崇以本官都督北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

六十九幹畧如少者明帝目而壯之朝臣咸稱善

為博士 漢武帝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宏年六十徵為博士

清源丞 唐張柬之年六十三為清源丞善相者曰當位極人臣

原七

十杖國 **養學** 禮記七十杖于國又七十養于學

賜杖 **斲輪** 詳受玉杖 注莊子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徐不疾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則席 **懸車** 七十君問則席注則席在席而與言 七十懸車

增 **抱麟** 孔子

跨鶴 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以修鍊之術能辟穀父娶之曰吾不欲為凡世度于孫耳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

原賜

几杖　乘安車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不得謝為不聽致仕也又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七十遇文王　絳縣人老矣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增笞老翁　肖嬰兒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魯有單豹者辟世離俗巖居谷飲年七十而猶肖嬰兒

好墳典　罷春秋　趙逸在魏歷中書侍郎好墳典年七十手不釋卷　下詳後詩

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歸鄠陽路逢少年田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曰六十日內

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寶藏即具疏以乳煎蓽方服之立瘥授寶藏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樂天詩壽及七十年俸沾五十千

筭得空槨 安定貞善筭術成帝時貞常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槨之西四大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夢講東堂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講于東堂之與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卒

原貳膳 七十貳膳 注貳副也

衣帛 七十非帛不煖

傳家事 禮記七十老而傳 注傳家事在子孫

必與揖讓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謂致仕者

酒肉處內 禮記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謂居喪也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古稀 古詩人生七十

古來稀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公夫人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年

增

恭敬待命　說苑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原何敢釋恭　魯國有恭士者名曰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曰何不釋恭氾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除刑行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

虛左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門門者魏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七十

為天　南陽酈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得其滋味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

年百二三中年八十七十為夭

圖上方略 趙充國年七十餘圖上方略請自將擊先零

登祖壽 何允隱若耶山允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七十三允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慘後至八十六

劉楊同軌 蜀志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孔子七十三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至參政 董德元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天下第一遣報家書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七十至參政

大孔三年 北齊使來聘梁訪徐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升坐 隋文帝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帝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以實對帝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

占對清明 唐趙昌德宗名

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清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

雉朝飛 韓文牧犢子七十無妻感野雉作雉朝飛操

醉舞 白樂天年七十四賦詩云婆娑醉舞遣孫扶又云風光拋得地七十四年春

筋力柔彊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講乾卦 宋紀宋處士王昭素有學行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歛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風識之不忘

詔不起 范鎮元祐初以詔起鎮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步訪兩蘇 宋巢谷眉山人也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

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轍驚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慨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愍其老且病固止之

中庸先生 張特立元世祖在潛即首傳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原八十致膳常珍 八十每月致膳八十常珍

釣渭 姜太公

誌墓 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大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偹可歸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

增增秩

焚契 孫逖父嘉之年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乞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致仕 樊重世善農稼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閭井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蒼髯雪鬢 古詩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

世受遺書　又睢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云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蒼髯滿座春

眼方

行潔　仙人瞳子方陶宏景年八十一眼有時而方　管寧名行高潔望之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莫不嗟歎

精爽　**壽貴**　紫霞學道妙庭覲其徒甚衆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語徒曰我將歸矣遂逝　太宗時贊寧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界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寧曰母嘗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塋至門雨作避于茅簷甚久浣浴襁藉緋裀方去

賜几杖　**問籌策**　李克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克為博士後年八十以為國三老賜以几杖　趙充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夷大議邊陲重事常與參其謀問籌策焉

伯始練事

公度攝生本傳東漢胡廣字伯始為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　舊唐書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原齋喪不及　東西必見禮記八十齊喪之事不及　又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注不敢過言道經之必見也　杖朝禮記八十杖於朝　曰耋說文八十曰耋　鼓缶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五豆鄉飲酒禮八十者五豆　月制八十月制喪具　月存詳上　不俟朝八十不俟注不待朝事畢歸　非人不煖八十　復口筭漢武帝令臣年八十復二筭注二口之筭不入兵革之賦　他罪勿坐宣帝詔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即騐平帝詔婦女非身犯法男子八十已上非坐不道詔所名

捕他無得繫當驗者即驗問之

一子不從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二口不預賦

增天下中庸六老圖序胡廣字伯始孝廉為天下第一五遷尚書僕射為太傅時年八十謗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似老嫗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髮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

過廉頗呂岱年八十討亂破賊廖式張承與岱書曰足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

其人如玉晉宋纖字令艾年八十篤學不倦酒泉太守馬岌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寔勞我心

夢兩足絹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夢有人以兩足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夫不免矣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諱老後魏傅永字脩期為刺史年踰

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守道彌固 魏韓暨字公至詔曰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年最出羣 唐九老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

尸解 唐杜光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為道門領袖後遷隱于青城山蜀王建封為青城先生年八十五尸解去

位尚書 詩韋公八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惟無富一生誰得如

老福 太平興國宰相張文定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十餘太宗名見撫之曰婆婆老福

貴而且壽 青箱雜記宋張士遜趙縣張昇皆壽八十六陳堯佐壽八十杜衍壽八十一富弼壽八十五贈致政士遜詩曰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

友兄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飢乎

天少令則問曰得毋衣薄乎

與造物遊 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今年八十二杜門却埽終日危坐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八十六粒 張丈懿為外洪令一道士熟視文懿頃間出藥十粒文懿餌之道士微笑復取之九十粒即吐道士止之使再餌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後年八十六未嘗有一疾

州郡肅然 元史卜天璋天歷三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

壽考康強 列朝詩小傳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為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二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壽考康強時時與故人遺老修綠野香山故事

原九十鮐背　鯢齒 釋名九十曰鮐背 又九十曰鯢齒

黃耇　凍梨 九十或曰黃耇 又九十曰凍梨

傳經

納訓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失其本經以口傳授尚書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儆言于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增凌雪 移山 雎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詩云龐眉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 莊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云云

原飲食不離寢 有問則就室 九十者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注遊出入也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

日秩 九十日有秩 注秩常膳也

日修 九十日修 修喪具

使人受命 九十有君命使人受之注不使拜也

得人不暖 九十雖得人亦不暖矣

有罪不刑 禮記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

家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君就言政　八十九十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鄉飲六豆　鄉飲酒禮九十者六豆

增左鬢生角　述異記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寸半

原甲卒不預　漢武令民年九十復甲卒注不預甲卒之役

增以賢良名　漢書轅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名固諸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年已九十矣

無影兒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父女爲婦一交接便生男大男謂非父種數年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思維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年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裸體此兒獨啼言寒又並令日中行獨無影方服

原百歲就見

倦勤　禮記曰天子巡狩問百歲者就而見之注就見老人舜曰耄期倦於勤注百年曰期年已老耄倦於政禮之勤

張蒼飲乳

廖氏餌丹

漢書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百餘歲乃卒　抱朴子臨沅縣廖氏家世老壽或出百歲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赤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砂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羅侯不衰　**竇公恒樂**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新論曰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日以為常無所服藥餌譚以為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期頤　禮記百年曰期頤注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孝道

增**少昊**　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　**帝嚳**　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歲　**唐堯**　備考堯癸未一百歲年一百十七歲　**虞舜**　尚書舜三十登庸五十在位壽一百一十二歲　**夏禹**　備考禹踐位八

歲年百有六

原無老耄　瀨鄉記老聃記其年紀時已一百餘歲無老耄之貌

增賜西域木　洞冥記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上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原上壽為此春酒　稱彼兕觥　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武伯為祝　淳于奉觴　傳曰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注祝上壽也史記淳于髡曰奉觴上壽一斗徑醉矣

項莊進爵　呂后反巵　漢項莊入為壽注進于尊者獻無疆之壽　漢書呂太后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巵注反翻也

增酌以大斗以祈　舉觴相屬　詩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宋史浩字直翁淳熙已巳掛冠歸四

明年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髙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顔華髪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熈為之序

鶴髪初生 玉顔常春 蘇詩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髪初生千萬壽 李白金骨既不毁玉顔自常春

紅顔緑鬢 金章紫綬 朱文公壽母詩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顔緑鬢雙瞳方 雜志虞章母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梅英點髪 老萊戲彩 壽亭詩梅英飛雪點親髪 彙苑老萊子年七十著五彩斑斕之衣以為戲而娛親

啓期三樂 山谷四印 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者孔子曰善哉能自寛者也 黄山谷

贈張叔和日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壽比南山 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有親舉酒 山谷詩金玉滿堂空爾為有親舉酒世上稀

作慶老堂 詳老人一

建眉壽堂 宋張浚母秦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福州就州宅建眉壽堂

簪花上壽 朝野故事淳熙十二年孝宗再行慶壽禮詔舊相史浩陳熙伯立班正月朔旦上率百官簪花用樂上壽於康壽殿推恩有差

老人四

原一老 詩不慭遺一老

國老 禮記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室老 禮記大事室老行

不徒行 禮記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不為禮 禮記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

不遺老窮 禮記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而弟達于州巷矣

隆諸長者 禮記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于蒐狩矣注頒分也隆多也

方瞳玉面 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筇杖共談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

增大椿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趨拜強駛 潛確類書趨拜強駛注老而不衰也

三老 賈山傳養三老於太學

睢陽一老 山堂肆考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

素髮 史記馮唐白首為郎素髮垂領

三百歲人 文帝典論甘靈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儉能辟穀悉號三百歲人

龐眉皓髮 漢顏駟事詳是以至老注入柳子厚文不遇與詞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措猿臂之將軍

十日一賜食　山堂肆考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靈壽杖令為省中位坐設几入省用杖

老當益壯　本傳漢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年廹日索　山堂肆考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廹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如願

八十校書　蜀志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開門接賢引納後進

所竊已過　蜀志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少年輩而屑屑造門耶

黄髮期　曹子建詩願以黄髮期養生念將老又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

八百歲翁　抱朴子孫權時蜀有李河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

九百歲女　九疑山得道羅郁野真誥云此女已九九百歲矣

齒危髮禿　任彥昇序

曰齒危髮禿之老

大耋 陸機詩大耋嗟落暉

何敢便老 本傳宋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答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手寫細書 南史隱逸傳沈麟士字雲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

七十充選 魏傳孝文詔曰山陽公尉元鴻臚卿游明根並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老尚堪行 彙苑吐谷渾冠邊帝謂侍臣曰李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矣尚堪一行

身老齒宿 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屬和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子儀為帥 容齋隨筆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

香山九老 白居易序曰居易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宴樂皆高年不仕

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急景頹齡 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頹年寖已衰沈休文詩若蒙西山藥頹齡倘能度

西夕年 潛確類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不可以西夕之年取法於來今也

不煩樞務 山堂肆考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翼日謂宰相曰昔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

年老及第 本傳宋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一月兩經筵 山堂肆考宋元祐中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

學者師表 元本傳耶律有尚身為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既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班楮幣七十緡即其家賜之

老人五

原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内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梳　又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墮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疏遲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

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元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筝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殽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又鮑照在江陵歎年傷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矓起松髓頹髮凝

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好翾翾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萍蘋園援美花草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梁范泰詩曰柱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增唐劉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

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為
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
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
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
仙一朝卧病無知已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

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濕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餘　又歎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顔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

稠直昔似青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鵶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獨有人鬢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去歲生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娱長年當悔悟　又漸老詩曰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顔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遇境多愴悴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

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佩投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别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静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篋眠多枕酒巵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

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娱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傅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薛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鑒我鬚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横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没月映西

南庭樹柯　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巵盛酒置君前再拜願君千萬年　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

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宋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温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　魏野壽寇公詩曰仙藥寧無種靈椿别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元孫　太

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為盛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僊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

綠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青染誥金

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窗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為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亥夫聽箇是南極老人星

增表唐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禄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

聖朝

原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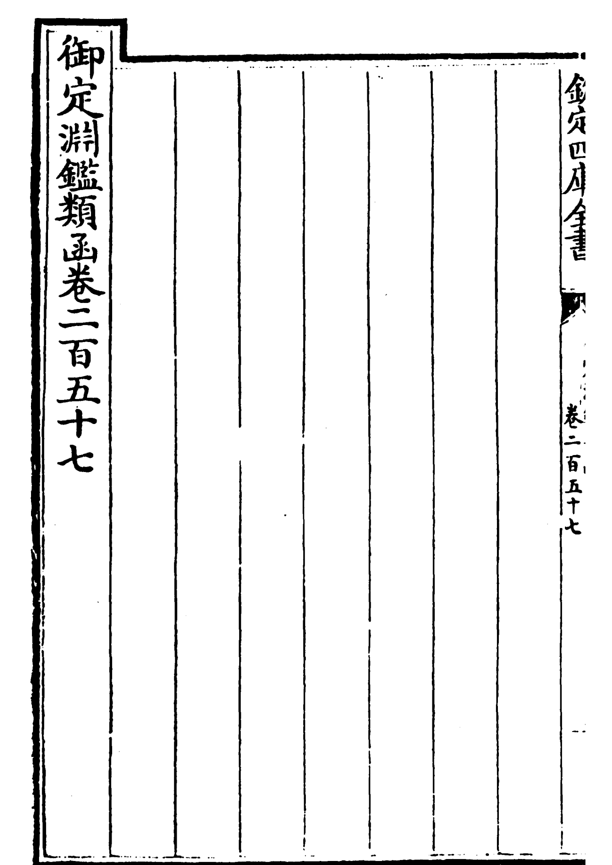
齒髦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增序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静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

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絶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會中遺老李元輿年一百三十六禪師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宋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序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耇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為五老會

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於圖識相傳以為盛事距兹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　司馬光耆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

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賔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緻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人部十七 九流 奴婢 傭保

九流

原儒家者流藝文志葢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隂陽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髙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詳道教 隂陽家者流藝文志葢出於羲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者

流又云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注警訐也工男反鈲破也音匹

墨家者流

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縱橫家者流

又云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諼而棄其信也

雜家者流

又云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此其所長也盪者為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

又云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助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小

說家者流又云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兵家者流又云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湯武受命以師克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奴婢一

原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官婢女廝皆謂之娠女廝婦人給事者　周禮注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

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藁注云謂坐盗賊則沒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駡奴曰臧駡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駡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奴婢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顔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録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增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

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宏基始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亦可脫饑凍　唐書曰肅宗嘗賜元真子張志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邑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絶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

唐書曰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會詔市荊益奴婢廷珪上書荊益奴婢多國家户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又曰趙憬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已上奴婢總載　原左傳曰斐豹隷也杜預注云犯罪没為奴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畜臣也　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又曰欒布嘗為人所略賣為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為都尉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增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涉肉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　原漢書曰王鳳羣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

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其妻入𠟍取寶物又使縫兩縑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馳詣世祖封為不義侯　又曰劉寬甞坐有客遣蒼頭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

毋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宏奴醉𩰚長壽亭長宏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宫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宏聞又與五千　梁冀别傳曰梁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通焉内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

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三輔決録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争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奴也　增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勲不營産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

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為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為御碩說如此　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

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録曰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沖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趣販所不為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

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張然張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王氏彚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軌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

頷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輙下馬斬首率以為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李沆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一夕遁去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鬻於帶願責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佩刻心骨沆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沆甍線經三年以報　又曰宋張齊賢為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

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寸禄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録曰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珠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跡得母及兄弟家俱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歴

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餻家奴後獲為良自
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
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
世號忠幹主阿爾斯蘭以冤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
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遣之
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

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明列朝詩傳曰李佸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一家言士夫禮重之　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楨伯遂能為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顇士非　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為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

試之作　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
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
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茇代
之乃往折茇奴伏其下獲之以上奴　原管子曰齊桓公
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
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
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

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為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增魏志曰武帝遺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懔懔　原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為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蜀普錄曰閬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

之洒淚爛損屏簾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為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增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唇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

年毋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　原世說曰石崇富侈厠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石崇厠有十餘婢侍列如厠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厠王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為從事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

五羖之皮也　晉中興書曰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内為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觧職還家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為賊復殺之　唐書曰李元道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甞

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因放遣之　增山堂肆考曰唐楊慎矜父塜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慎矜欲殺之敬忠曰賣之可市十牛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問所從來婢奏為慎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慎矜有詔賜死　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

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頔覩詩令召崔生曰此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為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

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别為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前令女配吾子君别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異録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為禮後見湖中有吏著襌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

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輙得數年大富以上婢

奴婢三

原周奚　晉隷鄭元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有才智者以為奚下詳

奴婢一　遺賈　賜光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　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

鄭泥中　麗竈下世説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説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風俗通曰南陽龎儉

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上詳奴婢

二劉謐之與天公牋曰在於建寧之邑始得數年相遲方得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胡婢善射　夷奴作石

三輔決錄曰金禕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從役也　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王

禮有不為　律限多畜

周禮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注有爵者謂命士已上齔七八歲初毁齒者是也　哀帝詔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
十以上七十以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則沒縣官

豈惟炊爨之勞　抑亦巾箱之寵　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　乃生無恤終因子貴見後子必貴注　作
殯王父未爽夫賢以上奴婢總　負續　罵兢後漢書李善字次孫本李
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
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邱
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溼雖在孩時奉之如
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
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
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為本郡
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爨修饌祭祀拜辭
涕泣而去　元初班固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

車騎史呵之奴醉罵航航大怒時畏憲不敢發
及憲敗賓客皆逮捕航捕繫固固遂死於獄中 陪臺

執事 逃而舍之是無陪臺 執煩辱之事 千指 五尺 漢書僮手指千比千乘之
家 李令伯表曰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增盧兒 家僕 漢蕭望之傳王仲翁補大將軍
出入從蒼頭盧兒注漢名奴為蒼頭諸給事殿中所居
為盧蒼頭侍從因呼為盧兒 史記與家僕雜居齊處
也 典琴 執鞭 啓顏錄北齊元景有奴名典琴肆
考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
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
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助勞 怙勢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
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唐劉子
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

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作車　鋤藥　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奴星韓奴名　唐施肩吾詩鋤藥偓老吏焚香呼小青

癩鬚　逢首　見後王褒辭　輟耕錄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知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逢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

易酒　取漿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恃愛　感恩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挾權傾都邑　下詳奴婢一

愛才　化德　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唐陽城值

歲飢屏跡不過鄉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

原

舍人斷席 平頭提箱 史記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座 古詩曰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增

引泉灌蔬 接水釀酒 見泉 酉陽雜俎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所絕有

詐主藏甲 買奴置田 唐本傳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拔曙嶺外慶免罪魏暮引律固爭乃論慶死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

不肯酤酒 何事執燭 見王褒僮約 後魏

甄琛舉秀才入都嘗與客奕棊蒼頭執燭或瞌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以上奴

執鑪　添香

肆考漢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鑪護衣服下見後詩

主爨　掌牋

上詳奴婢一

肆考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紅線能彈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

原　翻羹汚衣　覆酒就杖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略夫人試寬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乎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殺主父告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增　吹麤降羌

肆考後魏河間

王琛為泰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吹篪王令朝雲假為貧媼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即相率歸降泰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又

焚券遣歸 質錢許贖 曰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責留者獨老母耳遜惨然焚券召母歸之

彙苑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 以上婢

奴婢四

原改曰私屬 漢書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籍令改令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炙灼 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

拘制 又詔吏人遭亂為青徐賊所掠

貴為奴欲恣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

詔殺者罪　又詔天地之性人為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

除傷人律　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厮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驅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　以上奴婢總

著丹書　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督戎注豹犯罪沒入官奴以丹書其罪

操箠出主　戰國策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告官　田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其奴注古者殺奴婢皆告官如不告者罪之

為奴報讐　史記欒布為奴於燕為家主報讐也

八百人　又司馬相

如傳卓氏富家僮八百人

誤殺子

東漢米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絃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恕之

匿主子

本傳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甚愛之及逖子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重道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善文章

晉書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有士風

雄魁嘗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二百歲

世說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增崑崙奴

漢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羣臣

善騎射

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與毛

仲並

銀杯羽化　唐柳公權善書公卿贈巨萬多為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侍以忠信　宋程明道雖奴婢必待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咸歎服

守主不離　涑水記聞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既而去曇應募為兵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父子械繫御史臺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外從者皆辭去數日曇忿恚死旁無家人逵使毋守其屍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殯曇於城南僧舍然後去　以上奴

原侍史　周禮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醢女鼊女鹽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巾覆物曰鼊

女祝　女祝女婢曉祝

之事

女史 晓書

女工 晓裁縫

子必貴 史記姑布子卿見無卹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

贖父 又曰太倉令淳于公將刑少女緹縈上書請沒身為奴贖父死罪

隨軍 後漢書馮緄為車騎將軍平定荆州振旅還京監軍張敞承宣官指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

認盜紫金 別傳後漢梁冀認士孫奮母以為守藏婢盜白珠紫金

累騎 世說阮咸素幸姑婢婢從姑去時方有客咸借客馬追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客非之

妖可滅 晉書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

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容見之沈累數年

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箠婢過苦其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約令還肆考李德裕鎮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詐疾送還小說柳仲郢鎮西川日嘗怒出婢鬻於大校蓋巨源宅蓋臨街呼賣綖者覩於東内手揣厚薄酬酢可否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因令送還既出外舍或問之婢曰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

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

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詩曰丹

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常作林　唐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

恒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横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别在高樓

一代紅顔為君盡　増温州刺史朱襃悼亡奴詩曰魂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其衣物施僧事見揚氏喪儀　杜甫示獠奴阿段詩曰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溼青雲曽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白居易誚失婢詩曰宅院小牆庳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

惟有月明知　前題劉禹錫和曰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䳇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愈詩曰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宋黃庭堅余成詩并序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葢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

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强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嵩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晉人嘗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皆與友大將軍聞之遂得離兵

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褐單傍人門户活飢寒自從毁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不冠泠炙時霑筵上餕禿芒旋埽囪邊殘他時縱取封

侯印僅得君王踞厠看　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奚躄我愛跛奚跛蛇雖百跂連夔亦一足可履平疑展鼈歷險若箕簸立如鷺聯拳行類鶯傂徙形欹裊長前肩脅耩短左非斲涉寒脛豈刖獻玉踝附婁涉水阸哂郤搆兵禍疢同哀駘佗愁及趙女娛觸屏屢思倚守戶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轗軻

原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一作散在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

螬蠐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裳躡蹈絲扉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治斌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懐寒雪繽紛充庭盈階無裳累鎮展轉倒頽盼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

可排停停溝側嗷嗷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照

昭當我户扉條風狎躐吹予牀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階

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隅於河維思爾念爾愁

馬且飢　張安超誚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悦此豔姿麗

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

雀堂谿刈葵鴆雛啄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

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

起晉獲驪戎甝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滅祀叔肸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竪牛餒巳黄歇之敗從李園始魯
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懐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康王
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性一作不雙侶但
願周公妃音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
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
不迷況此麗竪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求
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户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

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詰其先祖或於馬廄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續繒累繶皆來集聚婍婉歡心各有先後贓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叔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桼穆思譽故獲終吉

原殘　喬道安與天公殘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

胥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傖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肕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隐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鶩鷹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媿彼青衣

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原辭前漢王褒責鬚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黒冄弱而調離離若緑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飖爾乃附以豐頋表以蛾眉發以素顔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摇鬚奮髭則論説虞唐鼓鬌動鬛則研覈否臧内育瓌形外闡宫商相如以之都雅顗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秃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囁穰擩(音而)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頰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瀨鬢瘦面常如死灰曽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約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音脾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踑

坐大啜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結葦臘纑沃水酪佐䤈(音徂)醭(音莫)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梟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堂廡)餧食(音伺)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桒披椶種瓜作(音昨)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餯(音衛)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音甫)滌盂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

鼈烹茶盡鋪已而葢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惡敗櫕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鵞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駡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力罪反石薄岸治舍葢屋書削代牘日暮巳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音佇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柹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横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拄户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常舂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闕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伦伦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黄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

增文宋黄山谷詔跛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悦厨人怒駡黄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

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内固無事此令將詔若可為者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簡蔬茹留精去犅𤅢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𢧵肪煑餠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齏臼晚用薑蔥渫不用焦旋葅不用黃飯不欲著

牙揚盆匃駐沙姨嫿臨食爬垢掩髮染指舐杓嘬截懐骨事無大小盡當闕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傭保一

原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欒布與彭越為家人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增後漢書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

回傭身得錢褺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陽傭書稱而秀頗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學士家

傭保二 傭賃附

傭耕　債載　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隴上而歎　鄭莊字當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亦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債多逋負以此陷罪貶為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轉移　救助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閒民謂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閒人若今之傭人　又云移用其人轉相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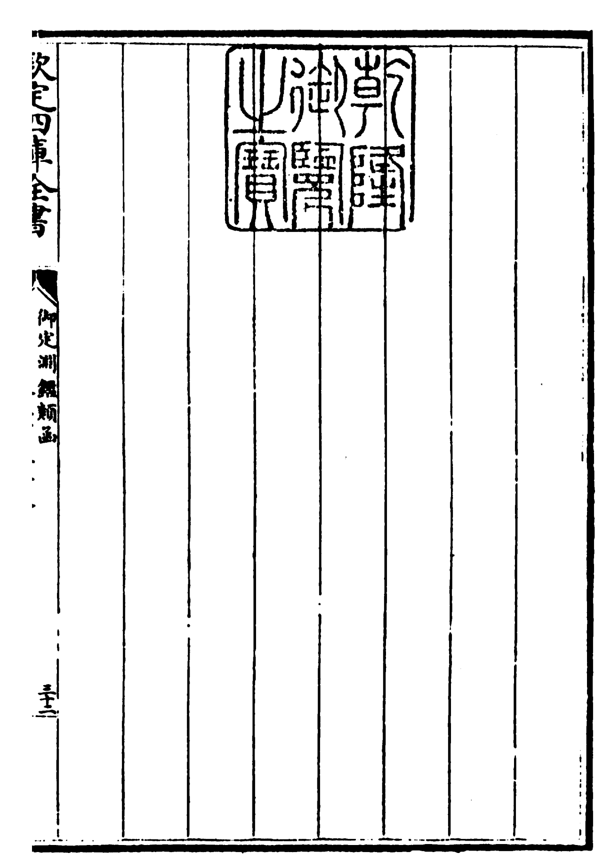
揆日　計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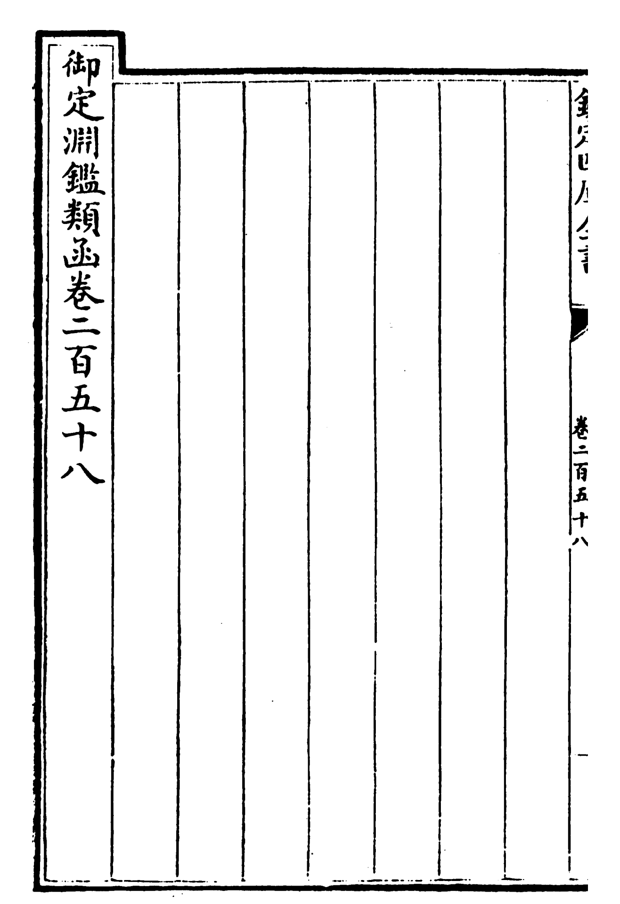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傭賣販繒

燒塼淮娶王高晝則傭賃夜則燒塼

傭保三

原賃舂梁鴻字伯鸞賃舂　傭書後漢班超貧常傭書　賣傭彭越為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僕賃傳中鮮虞僕賃於野　飽食而已魏焦先自有一蝸舍淨埽其中艸吟獨處飢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誦書亦偏吳闞澤貧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偏　增借書元史趙宏毅字仁卿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